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一

列傳一百三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道學

記曰人不學不知道然則舍道亦奚學矣在昔帝王盛時上無異教而下無異論周衰教弛天下之學術爲裂仲尼道大莫能容退而刪修六經以詔來世曾子子思孟軻各有講授斯道不絕如綫漢唐之儒擇不精語不詳而後進溺於見聞窮年矻矻曾不離記誦辭章之末何啻爲輪扁之所笑乎迨至有宋歷千數百年周邵二程張朱諸君子接踵而出皆挺然以道自任其所論述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一
足續孔孟遺緒元儒劉因嘗評之曰邵至大周至精程
至正朱子則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惜於張載弗
之及以彼志道精思窮神知化當在周邵之間乎或問
張南軒銳於希顏固也呂東萊扶持絕學與考亭南軒
爲同道友茲傳何以獨遺豈博而未約與要之未及知
命之年弗見其至耳嗟夫奎躔啓運諸儒殆不虛生其
間伊川考亭名最高嫉最衆至目爲僞學禁錮以老斯
君相之過也身歿論定褒崇有加顧於宋何補矣讀史
至此不覺三歎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

弟戢

邵雍

子伯溫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
焉以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
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
達欲深治之達酷悍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
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悟囚得免移郴
之桂陽令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
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
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歷合州
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一
通判虔州拊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
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拊及
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寃澤物爲
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
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
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拊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
五十七黃庭堅稱其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
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
榮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
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大極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
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
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
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
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
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
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
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
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一
三
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
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蘊掾南安時程
珣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知道因與爲
友使二子顥頤受業焉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
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
之意侯師聖學於頤未悟訪敦頤對榻夜談越三日乃
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嘉
定十三年賜諡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
廟庭子燾寶文閣待制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河南高祖羽三司使父珣

仁宗錄舊臣後以爲黃陂尉歷知漢州熙寧法行珣獨
抗議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卽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太中
大夫卒年八十五珣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
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
諸父之子孫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官小祿薄克
已爲義人以爲難文彥博蘇頌等表其清節詔錫帛二
百官給其葬顥第進士調鄆上元主簿茅山有池產龍
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
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爲晉城令
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測相與詣縣叟出懷中書所記爲驗曰某年月日抱兒
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
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
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鄉必有校暇
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
不善則爲易置民愛之如父母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
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
知顥名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論事久報正午始趨出
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不飾詞辯獨以誠意
感動主上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

爲先有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
因論人材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是王
安石更法令言者攻甚力顥被旨赴都堂議事安石方
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
以聽安石爲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顥每爲帝言君道以
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
水行其所無事也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
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
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
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

善旣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神宗亦重其去屢請不許顥闔門待罪乃除提點京西刑獄固辭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願賜顯責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爲已所不如時內侍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顥以法拒之昉請於朝許調八百人天方大寒昉虐用之衆逃歸群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卽親往啓門撫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踴而入具以事聞得不遣昉亦不敢訴曹村埽決帥劉渙盡以廩兵付顥經度顥親臨決隄激勵士

卒數日而合顥求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務歷年不敘伐閱特遷太常丞帝欲命脩三經義執政沮之以知扶溝縣境有廣濟蔡河瀕河惡子無生理顥脅取行舟財貨顥捕得一人盡得其黨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絳爲業且察爲姦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灼隣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數往來境上卒不入顥初領扶溝不數月以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舊任歲餘坐獄囚逸責監汝州鹽稅所創溝洫學校之法皆幾成而廢哲宗立召爲宗

正丞顥平生有意經濟及是徵還世方冀大用未赴而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六經而後得焉顥慨秦漢以來斯文久湮欲振而起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

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又所著定性書實闡聖學之祕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天下學者咸傳誦之潞公採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顥嘗爲安石條例司官屬頤撰行狀諱之朱熹謂顥乃大賢以上作用云同敦頤賜諡曰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廟

程頤字正叔少與兄顥受學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

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胡瑗試諸生顏子所好何學讀頤論謂學以至聖人之道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嘗應進士舉值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執政共疏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詔爲西京國子教授辭尋以祕書省校書郎召入見擢崇政殿說書疏言習與知長化與心成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願

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宮中盥避蟻頤奏願推此心以及四海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乞改賀爲慰旣除有司請開宴頤言除喪設宴是喜之也蘇軾每疾頤不近人情至以俚語相侮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上疏攻軾胡宗愈顧臨因頤議更張國子條制及請經筵坐講不合連章劾頤不宜用孔文仲又極論請罷歸田里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力辭不報父喪終三省奏除頤館職太皇太后謂其不靜蓋蘇轍沮之復除西監加直祕閣力辭御史董敦逸撫疏中怨望輕躁語去官紹聖迫貶元祐諸臣目爲姦黨頤坐竄涪州李

清臣尹洛卽日迫遣徽宗立移峽州俄敘復又奪於崇寧黨禁弛復宣義郎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五頤之學自謂與兄同蓋以誠爲本以聖人爲師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子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頤晚年著易春秋傳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師道尊嚴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祀於北巖世稱伊川先生高宗詔贈直龍圖閣寧理

特同顯賜諡曰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廟

張載字子厚大梁人祖復集賢學士父迪殿中丞知涪州卒于官遂家于郿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二程至與論易語人曰二程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第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

召鄉之高年者宴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
義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以
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終
苟道也授崇文院校書王安石問新政載曰公與人爲
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
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
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志道精思未
嘗須臾忘也每告諸生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
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
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

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恠妄
辨鬼神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呂大防薦宜
還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
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門
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
乞加贈卹詔賜館職牛躡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
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曰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
而坤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
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
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

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
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
翌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
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
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
伯子之願養育英才賴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
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
參乎勇於從而順命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
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程頤
謂西銘明理一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

之論同功云同諸賢賜諡曰明公封郿伯從祀孔廟弟
戩字天祺第進士熙寧初爲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王
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
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爲死黨李
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
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
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
少矣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筍嘗愛用
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籜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
之復如初其德量如此卒于官年四十七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受河圖洛書宓義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蹟索隱妙悟神契多其所自得嘉祐詔求遺逸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每旦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風雨常不

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每私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羣居燕笑不爲甚異未嘗談人之短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是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卒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

先身系錄卷之三十一
民受一分賜矣投効何益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
郎元祐中謚康節程顥初侍其父識雍退而歎曰堯夫
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
其心虛明自能知之雍疾病司馬光張載與顥兄弟晨
夕候之將終衆議喪葬事外庭雍皆知所言召子伯溫
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坐爾顥銘其墓謂純一
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
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伯溫字子文父雍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爲
友伯溫入聞庭訓出則事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

爲再世交故學益博光熟當世之務元祐中以薦特授
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邢恕亦
被黜移知河陽間道謁確於鄧謀造定策事恕出司馬
光之門又與子康同登科第及是康父喪除詣闕恕約
康會河陽伯溫止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
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
從必爲異日之悔旣而恕果勸康作書稱確有定策功
以爲他日全身保家計康竟如其請梁燾以諫議召恕
亦要至河陽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
會吳處厚奏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不用伯溫言康卒子植幼宣
仁后憫之呂大防曰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西
京教授教之伯溫旣至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
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力學不懈卒有立章惇嘗事康
節及爲相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
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
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猶薦之于朝伯
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秩滿惇
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
避惇也徽宗卽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

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別君子小
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之謗伯溫旣辨之又著
爲書名曰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
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歷主管
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求速
化者爭出其門伯溫聞貫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
提點成都路刑獄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
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贈祕閣修撰初雍有言世
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
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

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既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
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劉摯
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以貽後日
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當相乞行
追錄始得贈馬鼎又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
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
處云所著又有辨惑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皇極經
世序觀物內外篇解等書

劉絢

李籲

謝良佐

游酢

張繹

蘇昞

尹焞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俱程氏門人

劉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卿虞部郎中
父師旦朝散大夫絢以祖蔭為壽安主簿移長子令督
公逋如期而集迄去不咎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
蠲稅財二三絢力爭不得還其榜請易之富弼嘆曰劉
絢古縣令也元祐初大臣相繼以經明行脩薦為京兆
府教授又為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絢自結髮從程顥
學篤信而固守之顥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
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絢深於春秋作傳未就病劇尚
以例類質其父將終啓手足自盥垂絕猶道詩書語可

謂力學者也

李籲字端伯洛陽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郎卒籲與劉絢才器志尚頗相同程頤嘗稱二子可以大受及相繼早沒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者籲與絢有力焉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良佐第進士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天資篤實事有未徹則顙有泚其憤悱如此記問該贍程顥談及前史所引不爽一字顙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末之信後

乃省悟程頤與之別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稱之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良佐晚與朱震兄弟論學謂一部論語大義只師冕見及子見齊衰者二章可以該之蓋聖人之道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也所著論語說行於世呂大鈞亦同門也與大臨竝附大防傳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竝以文行名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與扶溝學酢應其招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尉以薦爲太學錄遷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

輒咨之純仁移守穎昌辟自隨爲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爲大學博士純仁罷酢亦請外簽判齊州移泉州徽宗立擢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卒年七十一酢性穎悟有治劇才時脩奉祠館編氓困於征調所至騷然酢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詩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

張繹字思叔河南人受業程頤頤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頤嘗言晚得一士謂繹與尹焞也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呂大忠

薦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洛人祖源在文苑傳父林虞部員外郎焞少師事程頤紹聖中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嘆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頤沒焞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戶靖康初神師道薦焞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等合薦不報次年金人陷洛闔門遇害焞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僞師趙斌

以禮聘焯不從則以兵恐之焯自商州奔蜀止于涪涪
頤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冲
舉焯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冲奏
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紹興六年始
就道左司諫陳公輔疏攻程氏學焯至九江上奏曰焯
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舍其所學是欺
君父遂留不進復因薦以祕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焯始
入見就職八年除祕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叅知
政事劉大中曰焯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
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徽猷閣主管萬壽

觀留侍經筵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來議和焯上疏曰父母之
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
覩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臣切爲陛下痛惜之又移書
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天下有被
髮左衽之憂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
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勿以小智才義而
圖大功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焯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
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當去者五乞
放歸田里疏上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

仕焯自入經筵卽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張浚趙鼎既去秦檜當國遂不復留十二年卒年七十二焯質直弘毅實體力行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于世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第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死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事頤愈恭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旣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

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左右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

宋史新編卷之三十一
九
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

之戒童貫覆軍殺將比聞防城仍用闍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

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謂守財之言非正理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安石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習王氏學取科第已久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

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罷祭酒尋累疏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辭直學士改待制陞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繼除兼侍讀累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從其請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年八十三卒謚文靖時浮沉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朱熹張栻得程氏之學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羅從彥字仲素以累舉恩爲博羅主簿聞同郡楊時得程氏學慨然慕之時爲蕭山令徒步往學焉見時三日

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
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卽鬻田走洛見頤問之乃歸卒
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
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
不可廢德澤不可恃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
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
世守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
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
人主多樂而怠心生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
於朝廷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

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
明道明道者多故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
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故忠義行之者難
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
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
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
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李侗字愿中劔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
之學以書謁之其略曰天下有三本父生之師教之君
治之闕一則本不立洙泗之徒得夫子而益明孟氏之

後真儒不復見於世其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先生
得不傳之道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
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莫知所以然孰不
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
論也從之累年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
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既而
退居山中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
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內
外夷愉肅穆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
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

坐澄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
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又曰講學切在深
潛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嘗以黃庭堅之稱周
茂叔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常諷誦之而
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
其語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篇之指要也其
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
形勢不同侗旣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論事感激動
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人主當於此留意朱
松遣子熹從學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一
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松以謂知言熹亦稱侗姿稟勁特
充養完粹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
斷以義理則截然不可犯卒年七十一子友直信甫皆
第進士信甫仕至廣東江東提刑嘗為監察御史以特
立不容於朝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一

列傳一百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道學

朱熹

張栻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父松字喬年第進士歷
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與金虜議和松率同列上章極
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
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
異之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
年十八貢于鄉紹興十八年第進士主同安簿選邑秀

民充弟子員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輔臣薦召以疾辭孝宗卽位求言熹上封事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自然意誠心正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勵風俗數年之後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

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初促就職旣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脩官待次丁內艱工部侍郎胡銓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宜褒錄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再辭不允淳熙二年除秘書郎力辭乃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上䟽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

以自立必人主心術公平正大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

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近習便嬖側媚之態足以蠱心志胥史狡獪之術足以眩聰明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邪佞充塞貨賂公行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

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喜拜命日鈞訪民隱郡縣官吏
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
必爲經久之計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責躬求言君臣
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
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
稅詔宰臣沙汰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
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
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
刑未行喜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
淮匿不以聞喜論愈力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

西新命以授喜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疏詆程
氏學且以沮喜淮又擢陳賈爲監察御史賈而對首論
道學者假名以濟僞願擯棄勿用蓋指熹也詔以熹主
管台州崇道觀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周必大相
除喜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淮罷相遂入奏首言刑獄失
當次言經總制錢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
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
志無乃燕閒蠖濩之中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
其根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果天理
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

竟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
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喜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
可隱默以欺吾君乎時內侍甘昇尚在喜力以爲言上
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喜曰小人無才安能動
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劾
喜語在栗傳周必大薛叔似援之乃令依舊職江西提
刑葉適上疏與栗辨語在適傳胡晉臣論栗喜同惡異
乃黜栗知泉州喜再辭免除直寶文閣奉祠未踰月再
召喜又辭始喜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
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凶

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
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
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
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
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
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
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
隙陛下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正其左右果
有如此之效乎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
後稱職者鮮而又時使邪佞儂薄闕冗庸妄之輩參於

其間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若用剛明公正之人則恐其有妨而不得肆是以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

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大率習爲軟美依阿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爲道學而禁錮之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曷嘗聞其能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目甚督促目

宋史新編卷之三十三
峻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
求進也必先培尅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
下之私人而斬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以付軍
中使自什伍以上保稱材武陛下以爲公薦可以得人
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彼智勇材略
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
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誤哉
凡此六事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
正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
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

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居數月
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無名之賦減
經總制錢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
之常病經界不行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
訪事宜上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多以爲不可行
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
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
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再辭優詔不允乃拜命除荆湖
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
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

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
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
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優詔不允辭乃拜命寧宗卽
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
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實紹丕圖
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三月矣或反不能
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陛下盡負罪引慝之誠致溫清
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
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三數
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

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上帝震怒災異數出
不當興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陷
於死亡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又聞太上皇后懼忤
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
之說此又慮之過者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
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
下罷修葺東宮之役回就慈福重華草創寢殿使粗可
居又願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
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
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

則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一委之二三大臣反覆較量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而宗社生靈皆蒙福矣疏入不報熹又奏漢文短喪歷代因之三綱不明千有餘年壽皇聖帝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遂用漆紗淺黃之服巨竊痛之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自太祖皇帝首尊四

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寔遠議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穆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為然待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為神宗得禮之正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為廟制以辨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闡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疏斥言在右竊柄之失在講者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官燾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

汝愚申言之御批云憫卿
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
意臺諫爭固不可樓鑰陳

傳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劄

光祿

封章交上熹行

以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

差遣辭

除知江陵府辭

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

偽慶

初趙汝愚既相

中外引領望治熹獨以侂冑為

愚既屢為上言又數以

手書啓汝愚勿使得預朝政汝愚謂甘

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上權悉歸侂冑矣熹始以

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以詔依舊秘閣修撰沈繼

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浴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

送道州編管熹以年近七十中乞致仕從之卒年七十

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及諸門人拳拳以勉學及脩正

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

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

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自熹去國侂冑勢

益張何澹為中司首論專門之學乞辨真偽劉德秀不

為張栻之徒所禮及為諫官首論偽學太常少卿胡紘

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召栻以賈為兵部侍郎未

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論御中又論熹汝愚劉光祖

徐誼之徒前日之偽黨至此變而為逆黨即日除三

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

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

臣結為死黨窺

學日急選人余喜至上書
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
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
生講學不休熹將葬言者謂
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
守臣約束從之侂胄死詔賜
寶謨閣直學士理宗贈太師
文病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
人學有淵源吾即死汝往事
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
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
新熹方時士之繩趨尺
從游之特立不顧者屏
師過門不入而熹日與諸
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
長則終議時政得失望令
恩澤謚曰文加贈

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所著書有易本義
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
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
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
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
書伊洛淵源錄熹沒學庸語孟訓說并儀禮經傳通解
未脫藁俱立在學官淳祐元年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
祀孔子廟黃榦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
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
蓋知言也熹季子在吏部侍郎曾孫浚兵部侍郎福安

府尹王剛中以城降元浚自殺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長師胡宏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蔭補官孝宗新卽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稽古親賢以自輔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

言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浚已沒栻營葬甫畢卽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遲以歲月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奏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曾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栻見上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

史記新編卷之三
誕謾不足倚輔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
也因出所奏疏讀之曰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
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修德立政用賢養
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
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上爲歎
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
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
棊亦以爲言上閱其實卽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
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因上陳祖
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

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閤門事
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棊夜草疏極諫且詣朝堂質責
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
始棊奏再上命遂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棊知
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誼譁說竟以謫死棊在朝末期歲
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
讒諛於是宰相憚之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
念之除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部內荒殘多盜
棊簡州兵籍黥卒伉健者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
峒酋豪毋相殺掠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

而馬不特至棊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歲
得善馬治行聞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祕閣修撰荆湖北
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
人湖北多盜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
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遁去竝准奸民出塞
爲盜者捕得數人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棊曰朝廷未能
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以徇於境而
縛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
希賞棊劾請論罪不報棊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
武夷冲佑觀病且死手疏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

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棊有公輔之望卒年四十八世
咸惜之棊嘗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有所爲而爲皆利
也朱子謂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云所著有論語說及
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等書

蔡元定

子沅

黃榦

李燔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俱朱氏門人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
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
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啖
齋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

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從臣尤袤楊萬里聯疏薦之朝召之堅以疾辭時韓侂胄禁偽學臺諫承風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曰化性起偽惡得無罪遂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數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熹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從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

心服謁拜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旣誅贈迪功郎謚文節元定於書無不讀於事無不究凡奇奧古書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啓蒙一書則屬起藁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熱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

爲之序及葬熹誅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見矣子淵沉竝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少從熹游熹書傳未及爲元定洪範數未及論著皆以屬沉沉沈潛反復數十年然後成書其序洪範數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象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

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初從父謫道州楚粵窮僻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沒徒步護喪以還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次子抗別有傳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因命受業朱熹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

及張栻亡熹與榘書曰吾道益孤所望於賢者不輕後
遂以其子妻榘寧宗卽位熹命榘奉喪補將仕郎銓中
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
甚衆熹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榘病革以深衣及所
著書授榘手書與訣榘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
門酒庫歷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獄獄故以
疑未決榘一夜夢井中有人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
軍值歲飢荒政具舉民大感悅卽郡治後鳳栖山爲屋
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
沖佑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卜朝創

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榘日以五鼓坐于堂濠
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
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
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後二年金人破
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
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
于寇不蹈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珣辟爲叅議官
再辭不受旣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
稟議榘卽日解印趨制府先是榘移書珣有曰今日之
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

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珏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榦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䟽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榦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嘗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嘗亦然

又聞宴僚屬亦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榦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榦侷儻有謀

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榦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許之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做焉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卽武學諸生文

振而識高者拔之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沒學禁嚴燔率同列往會葬不少休九江守薦召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洞寇作亂燔請自往駐兵萬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漕司以十囚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譁張持空券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

爭不能止燔又入劄爭之漕司卽弛禁改通判潭州真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薦辟不復出矣乃以直秘閣奉祠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朱熹高弟經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謚文定錄其子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

過七考學者宗之與黃榦竝稱孫鑣登進士第

張洽字元德臨江人父緩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熹學博極群書嘗取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熹嘉其篤志時行社倉法洽貸縣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吏姦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有兄弟訟財者洽諭之曰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洽治其獄無狀俄夢有人

拜于庭示以傷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知永新縣湖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又結約土豪得其權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用薦通判池州歲大旱禱弗應洽言於提點常平袁甫辯冤獄白守寬催科三日果大雨後從其請與祠時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是先師之跡也其可辭已復謝病去端平初用薦召都堂審察不赴除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祕閣主管建康崇禧

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數月卒年七十七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所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子櫟榘賜同進士出身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授以近思錄淳遂盡棄其業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其語學者曰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胷須萬理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學須明三

代法度通之於今而無不宜然後可以語王佐事業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至孝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

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等書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性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守真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爲本薦除登聞鼓院光宗卽位歷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時孳殫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蹙然有旨停閣夏稅遂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熹沒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三

列傳一百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儒林

諸家之學莫尚於儒自古非否運昏朝寧弗知敦崇爲致理之助哉五季構亂五十年志士率抱經伏農野宋興聿脩文教物色儒術於是長裾大袖雲會有司父老見而喜曰此曹出天下必太平矣迨重熙累洽學校遍州郡而俗以通經學古爲高紹聖以後負盛名者遭嚴譴終不肯自諱輟其素業末造凜凜不支已草茅猶獻著述經筵猶日勸講蓋祖宗振作涵育之澤雖久而未

艾也抑考仲尼所述儒行非賢哲何以與此後世君子
卽希之而未逮亦儒之徒也宋舊史有胡旦陳暘議者
頗少其行奚可與孫復胡瑗諸人班乎他若任道者尚
志者及有文藻忠勳者已見別傳茲不復錄

聶崇義

邢昺

孫奭

王昭素

孔維

孔宜

崔頌

子驥

尹拙

田敏

辛文悅

李覺

崔頤正

弟倓
佺附

李之才

聶崇義洛陽人少舉三禮漢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周
顯德中累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先是世宗以郊廟

祭器止由有司承襲製造年代浸久無所規式乃命崇
義檢討摹畫以聞旣上乃命有司別造五年將禘於太
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
故事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
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後以五年爲禘且魏以武
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
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學博
士議云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
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
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

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其議未幾世宗詔參定郊廟祭王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取三禮圖再加考正宋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爲序太祖覽而嘉之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參議苟有異同善爲商確五月賜崇義紫袍犀帶銀器繒帛以獎之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釋之悉以下戶部尚書竇儀裁定儀上奏曰聶崇義耽味禮經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

罄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各義各四卷臣詳閱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爲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崇義復陳祭王鼎金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周禮王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之文卽無蒼璧黃琮之制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王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亦不言祭王尺寸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爲祭王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爲尺寸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王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

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
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
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爲不合禮
臣等聿稽古訓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
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
行郊祭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
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爲失所
以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爲師法伏望依白
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爲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金彝
崇義去金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金無鑊按易說卦

云坤爲釜詩云惟錡及釜其來尚矣崇義以周官祭祀
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請兩圖
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弁畫於國子監講堂
之壁崇義爲學官兼掌禮僅二十年世推其該博郭忠
恕嘗以其姓嘲之曰近貴全爲贖攀龍卽作聾雖然三
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對曰僕不能爲詩聊以一聯奉
荅卽云勿喚有三耳全勝畜一心蓋因其名以嘲之真
儒者之戲云

邢昺字叔明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召升殿
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群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經

及第授大理評事知泰州鹽城監賜錢二十萬歷國子
博士賜緋選爲諸王府侍講累遷右諫議大夫咸平初
改國子祭酒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爲之受詔
與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
爾雅義疏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學士如故俄權知
審官院景德二年上幸國子監閱庫書昺曰臣少從師
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
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三年加刑
部侍郎昺居近職常多召對四年昺以羸老自陳曹州
故鄉願給假一年歸視田里上命坐慰勞之因謂曰便

可權本州何須假耶昺又言楊礪夏侯嶠同爲府僚二
臣沒皆贈尚書上憫之翌日謂宰相曰此可見其志矣
卽超拜工部尚書知曹州職如故大中祥符初上東封
泰山昺表曹州民請車駕經由本州仍令濟陰令王範
部送父老詣闕優詔答之俄召還進禮部尚書三年被
病請告上親臨問賜名藥白金繒絲國朝故事非宗戚
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特有加於昺與郭贄者以恩舊
故也未幾有旨命中書召其子太常博士知東明縣仲
寶國子博士知信陽軍若思還特疾踰月卒年七十九
贈左僕射初雍熙中昺撰禮選二十卷獻之太宗採其

帙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上嘗因內閣曝書覽而稱善召昺同觀作禮選贊賜之先是咸平中王欽若知貢舉有告其受舉人賄者下御史臺鞫得狀欽若自訴詔昺等覆推昺力爲辨欽若德之昺厚被寵顧欽若與有功焉事在欽若傳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臨幸召奭講尚書賜五品服真宗以爲諸王府侍讀累擢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初得天書召問宰相王旦等對曰天貺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對曰臣愚所聞

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是歲天書復降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奭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陛下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夫民神之主也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沴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徂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

故事以爲盛烈道陛下而爲之臣切爲陛下不取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群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

於契丹蹙國糜爵姑息於繼遷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後天下數有災變又言今野鷗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群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爲可罔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六年又上疏曰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雖有罪已之言何所及也臣願陛下

早自覺寤斥遠邪佞罷興土木無爲明皇不及之悔父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以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罷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曰昔漢文成五利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鉞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林於邪說旣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未幾

能果敗仁宗卽位乃召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三請致仕不允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詔須宴而後行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旣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曰無死婦人之手計聞帝悼甚贈左僕射諡曰宣爽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頰常撥五經切治道者爲經典微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釋文子瑜有傳見上

王昭素開卦人少篤學不仕有至行爲鄉里所稱常聚徒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肅及李惲皆嘗師事焉鄉人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昭素博通九經兼究莊老尤精詩易以爲王韓注易及孔馬疏義或未盡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開寶中穆薦之朝召見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賜坐令講易乾卦至飛龍在天對曰此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訪以民間事誠實無隱上嘉之以衰老求歸拜國子博士致仕賜茶藥及錢二十萬留月餘遣之年八十九卒於家昭素每市物還直不論高下縣人相告曰

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出其爲純質若此子仁著亦有隱德

孔維字爲則雍丘人乾德四年九經及第歷滁州軍事推官太宗卽位累擢爲國子司業賜金紫會將有事籍田維稽舊典起周禮至唐書凡沿革制度並錄以獻又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之曰古先哲王厚農桑之業以其爲衣食之原耳孔維徒引前經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之理編民之內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

若禁其後圖民豈皇寧上覽之遂寢晚蠶之禁維復抗
疏曰按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爲傷馬也原再也
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以益馬也按本草
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月令仲
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謂天駟房星也爲馬祈福謂
之馬祖爲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蠶重
則馬損氣感之而然也臣謂依周禮禁原蠶爲當上雖
不用維言而嘉其援引經據以章付史館籍田畢拜國
子祭酒淳化初兼工部侍郎明年卒年六十四太宗尹
京日維爲屬邑吏頗以經術受知卽位後維求爲司業

卽以授之及爲祭酒又奏兼侍郎上從之然搢紳惡其
儒者躁求無退讓之風真宗錄其孫禹圭

孔宜字不疑兗州曲阜人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子生鯉
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永字子冢
永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謙字子慎謙生鮒
字子魚以弟子騰爲嗣騰字子襄值秦難藏其家書于
屋壁騰生正字季忠正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延年生
霸字次孺漢元帝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霸生福福生
房房生均字長平平帝封爲褒成侯追諡夫子爲褒成
宣尼公世祖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諡元成志生損襲

爵和帝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侯邑千戶子完嗣邑
百戶完早卒無子以弟子羨襲爵魏封宗聖侯羨生震
晉武帝徙封奉聖亭侯歷太常黃門侍郎震生嶷嶷生
撫舉孝廉歷豫章太守撫生懿懿生鮮宋文帝襲封奉
聖侯鮮生乘後魏孝文舉孝廉封爲崇聖大夫復十戶
以供洒掃乘生靈珍襲爵歷秘書郎改封崇聖侯靈珍
生文泰文泰生渠北齊文宣帝改封恭聖侯後周宣帝
追封孔子爲鄒國公以渠襲爵渠生長孫隋文帝復封
爲鄒國公長孫生嗣哲應制舉歷太子通事舍人改封
紹聖侯嗣哲生德倫唐太宗封褒聖侯德倫生崇基襲

侯中宗授朝散大夫崇基生璿之玄宗追謚孔子爲文
宣王改封褒聖侯璿之爲襲文宣公兼兗州長史璿之
生萱歷兗州泗水令萱生齊卿德宗以爲兗州司馬陷
於東平卒憲宗元和十三年其子惟晁歸魯詔以爲兗
州參軍奉夫子祀惟晁生策歷國子監丞尚書博士自
璿之至策五世竝襲封文宣公策生振懿宗咸通四年
舉進士甲科歷刑部員外郎振生昭儉歷兗州司馬曲
阜令昭儉生光嗣哀帝天祐中爲泗水主簿奉孔子祀
光嗣生仁王後唐明宗遷龔立令襲文宣公晉高祖改
曲阜令周高祖幸曲阜拜孔子廟及墓召仁王賜五品

服復以爲本縣令仁玉四子長曰宜舉進士不第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爲曲阜主簿歷司農寺丞知南康軍宜代還獻文賦數十篇太宗覽而嘉之召見問孔子世嗣宜因言歷代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爲編戶乃下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宗傳祚襲封抑在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司農寺丞宜服勤素業砥礪廉隅亟歷官職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胄可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復其家遷至殿中丞雍熙北征受詔督饗涉拒馬河溺死年四十六子延世特賜學究出身歷曲阜令襲封次日曰

憲進士及第至工部員外郎知浚儀縣次日曰冕應城文簿次日曰勗進士及第延世子聖祐景德初始九歲賜同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封泰山聽聖祐衣綠陪位綴京官班幸曲阜謁孔子廟行酌獻禮宗屬並令陪侑又幸孔林又御北亭觀古碑加謚孔子玄聖文宣王追封孔子父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太夫人伯魚母并官氏鄆國夫人擢聖祐太常寺奉禮郎又錄其近屬進士謂同三傳出身習進士延祐習學究延渥延魯延齡並同學究出身優賚以充奉祠廟延魯勗子也時勗爲殿中丞通判廣州王欽若薦其有聲鄉曲召赴闕改太常

博士賜緋令知曲阜縣專主祠廟聖祐後改大理評事
天禧五年授光祿寺丞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後改
名佑遷太子中舍卒年三十延魯復舉進士及第後改
名道輔勗仕止見道輔傳

崔頌字敦美偃師人又協後唐門下侍郎平章事頌以
蔭補河南府巡官累權左拾遺選右補闕歷仕漢周至
左諫議大夫宋初判國子監太祖每臨幸召頌與語因
及經義頌應答無滯及郊祀以頌攝太僕升車執綬上
問以一時典禮頌占對閒雅上甚重之未幾坐請託有
司爲所親求便官出爲保大軍行軍司馬暴得疾卒年

五十頌好談諧善筆札篤信釋氏觀佛像必拜性多疑
在鄜州官舍嘗召坊墻者治堂室以帛蒙其目人皆笑
之子曉曠俱登朝曠字文炳第進士淹雅有士行至太
常少卿判將作監卒

尹拙潁州汝陰人梁貞明五年舉三史調補下邑主簿
歷仕後唐晉漢周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通判
太常禮院事宋初改檢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判太府
寺遷祕書監判大理寺開寶元年告老以本官致事拙
性純謹博通經史周世宗北征命翰林學士爲文祭白
馬祠學士不知所出遂訪於拙拙歷舉郡國祠白馬者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三
以十數當時伏其該博卒年八十一
田敏淄州鄒平人少通春秋之學梁貞明中登科爲國
子四門博士歷仕後唐晉漢周至工部尚書改太子少
保致在恭帝卽位加少傅開寶四年卒年九十二敏嘗
使湖南路出荆渚以印本經書遺高從誨從誨謝曰僕
但能識孝經耳敏曰讀書不必多十八章足矣敏雖篤
於經學亦好爲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
書盤庚若網在綱爲若網在綱又爾雅椴木槿注曰日
及改爲白及如此之類甚衆世頗非之
辛文悅者不知何許人以五經教授太祖幼時從其肆

業周顯德中夢邀車駕請見旣拜乃太祖也太祖亦夢
其來謁太祖異之及登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府事
又有張遁張文旦者嘗與太宗同學校太平興國中詣
闕自言各起家爲主簿

李覺字仲明本長安人曾祖鼎唐國子祭酒蘇州刺史
唐末避亂徙家青州益都鼎生瑜本州推官瑜生成字
咸熙性曠蕩嗜酒喜吟詩善琴奕畫山水尤工人多傳
秘其蹟乾德中司農卿衛融知陳州聞其名召之成因
挈族而往日以酣飲爲事醉死於客舍子覺太平興國
五年舉九經起家將作監丞通判建州秩將滿州人借

留
有詔褒之就遷左贊善大夫知泗州轉秘書丞太宗
以孔穎達五經正義刊板詔孔維與覺等校定雍熙三
年與右補闕李若拙同使交州黎桓謂曰此土山川之
險中朝人乍歷之豈不倦乎覺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
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哉桓默然色
沮還遷國子博士端拱元年春初令學官講說覺首預
焉俄獻時務策上頗嘉獎是冬以本官直史館右正言
王禹偁上言覺但能通經不當輒居史職覺倣韓愈毛
穎傳作竹穎傳以獻太宗嘉之故寢禹偁之奏遷司門
員外郎卒子宥大中祥符五年進士

崔頤正封丘人與弟偓佺並舉進士明經術頤正歷國
學直講遷殿中丞太宗召見令說莊子一篇賜錢五萬
判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
尚多伏見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彊學博
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從之真宗
召頤正於苑中說尚書大禹謨賜以牙緋自是日令赴
御書院待對說尚書至十卷頤正年老步趨艱蹇表求
致仕聽以本官致仕仍充直講改國子博士卒年七十
九偓佺淳化中爲直講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
皓中一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偓佺

宋史新編卷之三
三
曰昔秦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
或異臣聞刀用爲角音推兩點爲角音鹿用上一撇一點俱
不成字真宗幸國學召說尚書卽特賜緋景德後令講
道德經日於崇文院候對終篇賜以白金繒綵卒年七
十九嘗撰帝王手鑑十卷并注曹唐大遊仙詩十五卷
其子世安上之特賜出身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質
朴無少矯厲師河南穆脩脩性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
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脩之易受之种放放受
之陳搏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

有知者之才初爲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于蘇
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扣門來謁
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
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
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以陸淳春
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
焉之才器大難乎識者久不得調再調孟州司法參軍
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
皆出境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及雍謫安
陸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三
恨知之晚尹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因石延年致之曰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為古文章語直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於卑位無仕進意人罕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延年素不喜謁貴仕凡四五至道卿門通其書道卿薦之遂得改大理寺丞為緱氏令未行會延年與吳遵路調兵河東辟為澤州簽署判官澤人劉義叟從受曆法世稱義叟曆有揚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授之在澤轉殿中丞以憂去未幾卒邵雍表其墓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四

列傳一百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儒林

賈同 劉顏 高弁 孫復

石介 胡瑗 劉義叟 林槩

李覲 何涉 王回 弟向 周堯卿

王當 譙定 喻樛 洪興祖

高闕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賈同字希得臨淄人初名罔字公疎著山東野錄七篇

同進士出身真宗命改今名樞王欽若延致坐是父淹
張知白薦通判兗州天聖初上書言祥符以來諫諍路
塞丁謂乘間為欺罔今謂姦既白宜明告天下使先帝
免後世之議又言寇準忠規亮節宜還之內地皆人所
難言者再遷殿中丞知棣州卒劉顏謚曰存道先生
劉顏字子望彭城人舉進士出知龍興縣坐法免父之
授徐州文學採漢唐奏議為輔弼名對蔡齊等上其書
除任城主簿李迪知兗青皆辟從事卒又有儒術通要
經濟樞言數十篇石介見而歎服焉子庠別傳
高弁字公儀濮州人弱冠徒步從种放學于終南山又

學古文於柳開與張景齊名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諫脩
王清昭應宮降知廣濟軍尋以戶部判官試開封府進
士私發糊名奪二官稍復知單州邢州鹽鐵判官知陝
州卒弁性孝友文章祖六經及孟子喜言仁義有帝則
三篇為世所傳石延年劉潛劉顏皆其門人也

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
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
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
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宜因以成
丞相之賢名復乃聽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

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召爲邇英閣祇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翰林學士趙槩等言復經爲人師不宜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年六十六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旣病韓琦言於仁宗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祕閣特官其一子石介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以論赦書罷爲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

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魯人號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旣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竝爲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其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

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
惟艱惟斷乃克旣明且斷惟皇帝之德其言大姦蓋斥
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介不自安求出通
判濮州未赴卒年四十一會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
書夏竦銜介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
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語官
屬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事具鼎臣傳提
點刑獄呂居簡亦曰介果走孥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
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
苟召問無異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乃免斲棺子

弟羈管他州父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
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胡瑗字翼之泰州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
初范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虞丁
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語在律曆志授試祕書省校書
郎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
湖州瑗教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
子之禮其科條纖悉畢具有經義治事齋慶曆中興太
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召為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
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

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祕閣遂與作樂事歲餘授
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
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作
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詔賻其家瑗居太學其
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
五隨材高下喜自條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
不識皆知爲瑗弟子也程頤嘗稱之曰安定之門人往
往知稽古愛民於爲政也何有

劉義叟字仲叟晉城人歐陽脩薦其學術試大理評事
權趙州軍事判官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曆天文五行志

尋爲編脩官改祕書省著作佐郎以憂去詔令家居編
脩書成擢崇文院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義叟強記多
識尤長於星曆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鍾不
和陝西又鑄大錢義叟曰此謂害金與周景王同占上
將有心腹之疾後仁宗果不豫他所占測皆驗語在天
文志預知死期自擇地先塋旁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
言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曆春秋災異諸書

林槩字端父福清人父高太常博士有治行槩舉進士
歷知連州康定初上封事謂古者民爲兵而今兵食民
古馬寓於民而今不習馬此兵與馬之大患也又行陣

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卒軍不予權而
監以宦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亦必屢戰
而屢敗官至大常博士集賢校理卒著史論辨國語子
希自有傳

李覲字泰伯建昌人俊辯能文章舉茂才異等不中親
老以教授自資從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薦
爲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略曰周禮言基而不
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
通亦無以知窻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
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若其建置之所則

淳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王
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合今圖以九分
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
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
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
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戴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
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夾兩窻是爲
八窻四闥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也四面
各五門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嘉祐中用國子監奏
召爲海門主簿太學說書卒熙寧中門人鄧潤甫上其

退居類藁皇祐續藁請官其子參魯詔為郊社齋郎
何涉字濟川南充人沈覽博古一過目終身不忘登進
士第范仲淹辟彰武軍節度推官用龐籍奏遷著作佐
郎管勾鄜延等路經略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
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累官尚書司封員外郎卒詔
恤其家官其一子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
談人過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衆雖在
軍中亦為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有
治道要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王回字深父候官人父平言試御史回敦行孝友質直

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為不為小廉曲謹求名譽舉進
士中第為衛直簿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作告友其略曰
古之言天下達道者五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
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故為上者
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處今之時而見古之道難
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退居
潁州久之不肯仕治平中以薦為忠武軍節度推官知
南頓縣命下卒年四十三回在潁州與處士常秩友善
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子汾郊社齋郎弟向
向字子直為文長於序事戲作公默先生傳托公議先

生與弟子任意相問答其末云先生之行已視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訶蜂起幾不得與妄庸人伍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議而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疾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歎曰吁吾爲爾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請去公議爲公默先生弟同字容季性純篤亦善序事皆蚤卒仕止於縣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人天聖二年第進士積官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爲師表未及用卒年五十一堯卿

幼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及母喪倚廬三年旣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爲孝感所致其於昆弟尤篤友愛爲人簡重不校慢已者必厚爲禮愧之居官祿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爲學不專於傳注以孔子一言以蔽孟子以意逆志爲學詩之法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其學春秋曰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子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謬於聖人孟善言性未

至於盡己之性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可與天地
參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王當字子思眉山人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
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
十卷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
策入四等調龍遊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爲學官不就京
相遂不復仕卒年七十二當邃於經學易春秋皆爲之
傳多得聖人之旨又有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學易于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
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

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程頤講道于
洛棄其學而學焉嘗有言曰學所以明心也禮所以行
敬也明心則知性矣行敬則至誠矣孔門以博文約禮
爲入道樞要正在於此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
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卽位定猶在汴右
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寔
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
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
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
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定易學得之程頤授之

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初頤兄弟游成都見治篋籬桶者挾冊就視則易也篋者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後閩人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時行行成蜀人郭曩氏及篋叟醬翁皆蜀隱君子也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後徙嚴建炎末樗第進士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樗往謁因諷曰公之事

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爲上客官鼎都督川陝荆襄辟樗爲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曰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當思歸路母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爲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宣撫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於是入奏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旣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

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樗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希旨劾樗與九成謗訕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歷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中卒

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登政和上舍第高宗召試授秘書省正字後爲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

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藝祖爲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爲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其言朝廷紀綱之失爲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歷擢知饒州先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爲益今倍之其饒乎嘗作程瑀論語解序言者希秦檜旨劾其怨望遂編管昭州卒年六十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興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老莊本旨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

于世

高閔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初以上舍選賜進士第歷官權禮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爲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今則名爲臺官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也尋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召爲國子司業時興太學閔奏宜先經術條具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一場詩賦

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爲法新學成閔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於是帝幸太學秦熺執經閔講易泰卦賜三品服胡寅聞之以書責閔語在寅傳閔少宗程頤學楊時爲祭酒閔爲諸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時以閔爲首稱由是知名除禮部侍郎帝因問張九成安否明日復問秦檜檜疑閔薦中丞李文會承檜旨劾閔出知筠州不赴卒初秦棣嘗請婚閔辭之有春秋集傳行于世

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紹興中第進士獻十論言當世事連擢太學正試館職爲祕書省正字孝宗卽位遷著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四
作佐郎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矯制人不復
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御前直降文
書皆申省審奏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
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
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不平也帝稱
善連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又除浙東
提點刑獄徙江西轉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
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清江縣舊有二堰
後堰壞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祕閣修
撰召爲祕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

如卿朕何憂累遷權吏部尚書會行中外更迭之制力
請郡遂出知泉州遷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
奉祠紹熙五年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三
謚文簡大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
雍錄易老通言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於世
林之奇字少穎候官人從呂本中學紹興中第進士歷
官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
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
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
之責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爲吾欲與

之和平無憚於戰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爲先必求可與共患難者非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痺疾乞外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皆受學焉卒年六十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揚子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於世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嘗曰道之全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年五十進士及第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兼史職是時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爲廣西

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會有詔徙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宵遁孝宗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淳熙四年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會覲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蓋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脩樞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光朝因引疾奉祠卒年六十五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登紹興進士第再調永州零陵丞張浚謫求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迺名讀書之室曰誠齋後知奉新縣召爲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萬里抗疏留栻又遺虞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歷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免喪召爲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其略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

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旣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爲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填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姪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

州自此南唐始盛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夫斯民一日之擾與

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于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

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以仰以爲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闔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

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蹶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
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
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聖學高明願
益思其所以本原者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爲侍讀
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
爲才卽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
歷遷祕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
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
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太子悚然翰林
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
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爲馬孝宗不

悅以直祕閣出知筠州光宗立召爲祕書監入對言天
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
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又論古帝王知攬權不知臣
下之竊權竊權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會奉進孝宗聖
政孝宗猶銜之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
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萬里疏其不便不奉
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除祕閣修撰提舉萬
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立召還辭乃進秩予祠旣而
從其請以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進寶謨閣直學
士開禧元年召復明年召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四
贈光祿大夫萬里剛而備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屬記南園以掖垣許之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時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之聞時政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萬里精於詩嘗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謚文節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五

列傳一百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儒林

劉子翬 呂祖謙 陸九齡弟九 陸九淵子持之

薛季宣 陳傅良 葉適 戴溪

蔡幼學 楊泰之 劉勉之 郭雍

劉愚 魏掞之

劉子翬字彥冲幹之仲子以父任補官幹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就犯閩境子翬畫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子翬始執喪

致羸疾至是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而督教姪珙卒有立與胡憲劉勉之交以講學爲事朱松且死託子熹於子翬及熹請益告以易不遠復三言子翬少喜佛歸而讀易渙然有得以爲學易當先復云卒年四十七學者稱屏山先生

呂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熹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

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

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祕閣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卒年四十五諡曰

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憤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關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閩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旣沒郡人卽而祠之

陸九齡字子壽金溪人唐宰相希聲八世孫也父賀有

學行爲鄉里所宗九齡自幼穎悟稍長補郡弟子員秦
檜當國士無敢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久之聞新
博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
歸家從父兄講學旁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
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
應辰舉爲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
親老道遠改與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
郡舊有義壯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
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
而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

之事也及至興國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
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服
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客語猶
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整襟正臥而卒年四十九
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祕閣謚文達九齡與弟九淵
相爲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廣漢張栻與九齡不
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常稱之曰
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
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竝觀却立
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

九韶字子美九齡弟也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
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
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所
著有梭山文集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遂深
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謂人曰伊川之言奚
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
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
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
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

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
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
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
同也登乾道進士第歷國子正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
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復讎之志至是訪勇士與議恢
復大略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下
之後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
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
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
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稱象山先生

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卽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郡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羣盜屏息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路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故事

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旱禱卽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丞相周必大稱九淵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云一日九淵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迺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年五十四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

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
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
璘沈煥能傳其學子持之

持之字伯微韓侂胄將用兵持之憂甚乃歷聘時賢將
有以告見徐誼於九江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
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銳惰故三國兩晉諸賢多
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
夕惟利害先入于中愚恐其爲之難也誼撫然又之鄂
謁薛叔似項安世之荆謁吳獵爭欲留之尋皆謝歸著
書十篇名懃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預選常平使

袁燮薦于朝不報豫章建東湖書院連帥以書幣彊起
持之長之十六年寧宗特詔持之祕書省讀書固辭不
允旣至又詔以迪功郎入省理宗轉修職郎差幹辦浙
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
諸經雜說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徽言之子也年十七起從荆南
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旣旣嘗從程頤學盡以其
學授之季宣旣得旣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
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
皆預遣其孥而繫馬于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

吾家卽汝家卽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
宣行保伍法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樞密
使王炎薦于朝召爲大理寺主簿爲書謝炎曰主上天
資英特羣臣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
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夏猶無益也爲今之
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爲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
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宰相虞允文曰遣季宣行
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爲表廢田相原隰以戶授屋以丁
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粟其家至秋乃止凡爲戶六百
八十有五季宣還言於孝宗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

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柰何毀譽之人自
若乎又進言曰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
儻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
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
主爲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
立帝稱善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
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大不樂之居七日出知
湖州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於詩書春秋中庸
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于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爲文章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傳良皆師事之及入太學與
張栻呂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
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爲多登進士甲科歷太學錄出通
判福州爲勢家所中罷歸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
歷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鬚
鬢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傳良爲學自三
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爲潛心
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
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上供
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

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
鈔盡歸於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
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而民困極矣且言今天
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
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
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
寬民其道無繇帝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
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祕書少監兼
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
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傳

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百官力諫不聽方召內侍陳源爲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疏請過宮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脩撰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脩撰會詔朱熹與外祠傅良不書行乃與熹州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奉祠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春二年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脩撰進寶謨閣待制終于

家年六十七謚文節有詩解詁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歷太學博士因輪對奏曰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耳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爲奇謀祕書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沉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

宋史新編卷之三
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會朱熹爲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自

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疏入不報光宗嗣位出知蘄州入爲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不能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相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退閒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閣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庸坐視乎蔡許諾

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
三人定計適曰汝愚遣侂胄奏太皇太后遂立嘉王事
詳汝愚傳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遷國子司業汝愚
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
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
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
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
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冲佑觀
差知衢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
於寧宗曰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

已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
用事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立
密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
父喪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
之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疆
者與陛下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疆矣竊
謂必先審知疆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
實德弱可變而爲疆非有難也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建
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
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

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適謂劫皆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弁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又遣石斌賢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洛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為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緩急應援首尾聯絡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侂胄誅中丞雷

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謚忠定適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適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為之歎息焉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為別頭省試第一歷太學錄兼史職累遷兵部郎官開禧時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為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

中庸大學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
爲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龍
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端明殿學士理宗賜諡文端溪父
於宮僚以微婉受知然立朝建明多務祕密或議其殊
乏骨鯁云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
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芮燁及呂
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
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
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略曰陛下恥名相

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竝進以爲美談然或以虛譽惑
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
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
而丞相輕公孫弘爲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
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爲始元之
禍今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
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
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歷
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幼學上封事不報
寧宗卽位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

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帝稱善將
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異論者立黜
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陞辭言今除授
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故罷黜
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胄聞之
不悅既至宮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
遂爲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
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
召幼學爲吏部員外郎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
中書舍人侂胄既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繳竄

黜尤衆號稱職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內
外制皆溫醇雅厚號爲得體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
職趙師彛除知臨安府幼學言師彛以媚權臣進官三
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革命遂寢
改兼侍讀師彛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
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因言錢幣
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
壽宮召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卒年
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本非
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疑重一語不

宋史新編卷之五十五
妄發及論義理縱橫闔闢雖辯士不能及嘗續司馬光
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
要凡百餘篇傳于世

楊泰之字叔正眉州人少刻志于學臥不設榻幾十年
慶元初類試調瀘州尉歷知嚴道縣攝通判嘉定白崖
砦將王堽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寘堽于法又胥絀餘
人當坐死泰之訪知夷都實邇利店夷都蠻稱亂不需
引導固請釋之不聽乃去官宣撫使安丙薦之曰蜀中
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吳曦之變勉有位者毋動言
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召泰之

赴都堂審察以親老辭免喪知富順監去官以祿廩數
千緡予鄰里以千緡爲義莊知晉州以安居安岳二縣
受禍尤慘泰之力白丙盡蠲其賦知果州踣零錢病民
泰之以一年經費儲其贏爲諸邑對減上尚書省按爲
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疆張謂張義實自發
其端而泰之踵行之理宗卽位趣入對言本朝德澤邇
來斷喪無餘民無恒心何以爲國上奇其對以爲工部
郎中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紹定中入對言巴陵追降
之命重於違羣臣輕於絕友愛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則
思天倫之大痛秦邸歿於房陵旣行封諡又錄用其子

今乃曰不當爲之後以貽他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知
重慶府奉祠卒所著克齋文集論語解老子解春秋列
國事日公羊穀梁類詩類詩名物編論孟類等書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譙定至京師勉
之聞其從程頤遊遂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
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卽邑近郊結
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
子翬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特召詣闕勉之知不
與秦檜合卽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人號曰白
水先生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勉之不受以昇

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
熹受學熹之得道自勉之始卒年五十九

郭雍字子和河南人父忠孝字立之受易中庸於程頤
號兼山先生以蔭補官第進士不忍去親側多仕于河
南筦庫間宣和中爲河東路提舉忤宰相王黼免靖康
初召爲軍器少監入對斥和議陳追擊之策謂兵家忌
深入若不能擊其歸他日安能禦其來復條上戰守十
餘事不用改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措置保甲金人犯永
興與經略使唐重分城而守城陷與重俱死之贈太中
大夫雍傳其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號白雲先生孝宗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以守帥薦旌召不起賜號冲晦處士命峽州歲時存問
後更封頤正先生仍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繳進於
是雍年八十有三矣淳熙初學者裒集程顥程頤張載
游酢楊時及忠孝雍凡七家爲大易粹言行于世

劉愚字必明龍游人弱冠入太學有聲上舍釋褐第一
調江陵府教授移安鄉縣令有惠政諸司交薦改秩愚
雅不樂仕進遂致仕鄉人丞相余端禮與愚有舊且召
堂審竟捨去結廬城南蓬蒿蕭然著書自適書論語孟
皆有解年八十三卒門人謚曰靖君妻徐氏甘貧事機
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亟具歸

愚出書以示東脩得也乃已子克有詩名

魏揆之字子實初字元履建陽人師胡憲與朱熹游兩
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謫死其子
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掩取
鼎故舊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
怒治蒙之拘汾且以告檜揆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築
室讀書榜以艮齋人稱曰艮齋先生乾道中以遺逸召
力辭宰相陳俊卿閩人雅知揆之招甚力乃以布衣入
見極陳當時之務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請廢王安
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頤列祀典不報復言大學之

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不可專取空
言又不報遂巧去會曾覲秩滿還揆之累疏諫移疾杜
門遺書責俊卿不能揅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行數
日罷爲台州教授居家謹喪祭重禮法行古社倉民賴
以濟諸鄉社倉自揅之始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
人避此嫌爲善之路絕矣病革母視之不巾不見召朱
熹至委以後事卒年五十八贈直祕閣熹平日趣向頗
同乾道中熹亦被召將行聞揅之去國乃止

